



闲话

煮雪烹茶帖

□ 张秀云

大雪下了一夜,站在玄墓山极目远眺,千山披银,万壑填玉。鸟飞绝兽匿迹的岑寂中,有一股暗香隐隐飘来,原来,是蟠香寺的梅花迎春怒放了。红如胭脂的梅朵上压着点点白雪,衬得红花愈发娇艳明丽。白雪红梅的琉璃世界里,一位道姑打扮的女子,正专心地收取梅花上的雪。她用一支鹅毛小帚,将梅花雪一点一点地扫进银盘,盘子满了,再倾入篮中。尽管她很仔细,还是有几丝金蕊被扫下来,几片娇软的花瓣也伴雪而落。拎着沉甸甸的一篮白雪,她转身走向寺内,用冻得通红的白嫩小手,将花瓣和丝蕊挑拣出来,将雪装进一个鬼脸青的瓷瓮。这坛子梅花雪,将要开始为期五年的地下沉睡。这是我脑补的妙玉采集梅花雪的画面。

这坛埋藏了5年的雪,被妙玉从苏州蟠香寺带到《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地——北京。这一天,栊翠庵中,贾母和刘姥姥一干人过访,她用旧年雨水泡过六安茶相待后,悄悄把宝钗黛玉拉到一边,亲自用她才舍得喝过一次的梅花雪水,煮体己茶给她们喝。我上初中的时候,课堂上偷读《红楼梦》,读到这一段,讶异得不得了。在我浅陋的想象里,富贵人家的生活,不过是销金暖帐里浅斟低唱羊羔美酒,不想还有这等风雅。更没有料到的是,这等风雅,就是旧时文人名士的日常。

古人泡茶,讲究水。认为最好的水是山泉,比山泉更好的,是“天泉”,也就是雨水和雪水了。雪在严寒时节凝成晶体悠悠然落下,无论颜色姿态还是气节,自然都更胜一筹,于是,煮雪烹茶便成了古人的冬日雅事。把雅事雅到极致的做派,是三五个文朋诗友,挑着茶炉子,携着茶具,到山上现场办公。有唐人陆龟蒙诗作为证:“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宋人陆游也有诗曰:“雪液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煎煎。”大雪初霁,四望皎然,大家一起动手,松上取雪,竹上取雪,梅上取雪。一捧捧松果投入炉底,竹炉火旺,伴着满树鸟鸣和淙淙溪流,一壶白雪水花翻腾,趁沸浇入茶碗,香热之气袅袅,众客人手一捧,对景联诗,畅叙幽情。此等情境,乍一想来,真不亚于曲水流觞之妙。

可未经此雅的我一直好奇,这雪水泡茶,滋味究竟如何?妙玉给宝钗喝体己茶时,黛玉并没尝出是雪水,而且是五年前的梅花雪水,她问是否也是旧年的雨水,惹得妙玉一阵挖苦,说她竟是个大俗人,连水都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看起来,“轻浮”二字就是对这水的最高评价了。于茶而言,“轻浮”指的是不同凡响,是个泛泛的概念。陆游的饮后感也不过是“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是升华过的精神感受,也很泛泛。舌尖滋味具体如何,我动用有限的想象,当不过是清幽、甘冽、香绕齿舌之类吧。梅花雪水面前,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尚且懵懂,就别怪我等凡人揣测无端了。

你别说,倒还真的另有好奇者,被那小鹿似的揣测撞得心口难受,要亲自动手实验一番破解一番。梁实秋即是此人。他煮了一壶雪水,模仿古人吟诗的样子,走七步,用小宜壶沏大红袍,倒在小茶盅里细细品啜,还不忘将喝干的杯子猛嗅三两次。可谓仪式感十足。然而很遗憾,他给出的感受却是:“我一点不觉得两腋生风,反而觉得舌本闷强……”这风雅的唯美的雪水茶,梁先生的品鉴结果竟是“舌根僵硬”,妙玉若在跟前,鼻子恐怕得气歪了!

雪水茶喝下去是否真的会舌根僵硬,我不敢断言,却相信雪里是有杂质和微尘的。存了五年的雪水是不是还可以饮用,更让现代人怀疑。毕竟,雪水不是女儿红,可以在睡梦里暗暗发酵到繁花似锦。但我能想得出来,大雪天里呆在松间饮茶,那茶恐怕倒出来也就迅速冷了,换成惧寒的我,吹着冷风,喝着凉茶,怕一会就冻得面色发青,牙齿咯嘣嘣打战,别说七步联诗,恐怕要当场感冒流出鼻涕来了。

且罢。凡俗如我者,还是烧一壶自来水,开了空调躲在屋里,泡一杯滚烫的红茶,坐在窗前的阳光下慢慢饮吧。心下藏禅,不关是否穿汉服翘兰花指;胸中有茶,也不关是否雨水还是雪水吧。

旧事

那一瓢凉拌肉

□ 陈亮

那个年代,是我不愿吐露的时代。因为那个年代里,贫困和空虚是代名词。如果说时间是一把刀,那么那一瓢凉拌肉就是最佳的“独家记忆”。

记得那时候,学校给每个同学发了一个铝合金饭盒子,长方形的,每天带着上学,午餐之前,把它放置在锅炉中,一行行排列整齐,然后统一加热以致生米做成熟饭。由于没有固定的位置,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放,结果不知哪个饭盒是哪个的。千篇一律、塞满锅炉的饭盒,也不知混淆了多久。

饭盒搞定了,接下来便是菜的问题。学校当时的食堂在我印象中含糊得很,勾不起一丝涟漪,倒是那一瓢凉拌肉,占据了舌尖记忆,至今历历在目。

有个专门负责打菜的同学,也许在其他人心目中是一个活泼热情的人,但于我,却是个喜欢欺负人的愣头青。之前,他嫉妒我是学校的乒

乓球冠军,所以合伙摆下“鸿门宴”,打乒乓球时趁我不注意,将我的乒乓球拍故意丢失。我自幼胆小,不敢与这个比我高出一头的同学抗衡,只能忍气吞声。

那是一个毕业季,食堂安排吃一回凉拌白肉。此刻,我就站在他身边,手里拿着自己的饭盒,有些战战兢兢,有些忐忑不安。很显然,我已经被铁锅中的凉拌肉散发的香味所吸引,那香味让我暂且忘了我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拿来,拿来嘛!”我希望他哪怕是说一句微不足道的催促的话,然而,他没有。我伸出我的饭盒。他没有吭声,却一下子往我的饭盒里舀了一大瓢凉拌肉,然后冲我呵呵一笑,好像在说“毕业快乐!”也许是阿Q精神作怪,我心想,他的本质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霸道,还是很公平的嘛!这一瓢凉拌肉,让我对他另眼相看。以后,我们

就分道扬镳,杳无音信。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也在学校上班,学校的食堂硬件软件早已焕然一新。而饭菜更是五花八门,把不堪回首的过去甩出了几条街。但是,吃着吃着,我又十分怀念少不更事时的那一瓢凉拌肉!

所谓物是人非,凉拌肉在那个年代是稀缺的,然而,放在今天,又是可有可无的。尘归尘、土归土,就像我和那个“仇家”同学,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凉拌肉的香味似乎还在我的嗅觉里生根发芽,那件事也仿佛发生在昨天。每一次,学校的师傅舀菜时,我总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至少,在这微不足道的动作背后,是一颗雨露均沾的公平之心——甚而觉得,当年如果不是这一瓢多打的凉拌肉,我也许会毫无理由地记恨那个曾经欺凌我的同学一辈子。

杂感

冬天即将过去

□ 吴云飞

十二月。这使我再一次想到,冬天即将过去。

在买早点之前,我曾穿过一条香樟树夹道的小路。

走到小路中间,我听到路边一个老人说:“快瞧瞧,这么多啊。”他不是在我说话,也不是自言自语。不远处站着一个穿绿色校服的小学生,他的奶奶在给他整理衣服。他在跟他们说话。

老人的视线落到我的后上方,那里,一群小鸟正从几间平房的屋顶盘旋着飞起,黑压压一片,天空被遮住,形成大小不一的透明缝隙。不,那不是燕子。我认识燕子。燕子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因为燕子有黑白相间的羽毛,剪刀一样的尾巴。而这些鸟儿在冬天黎明蒙蒙天空的映衬下,仅是黑色的一团,尤其是没有剪刀似的尾巴。但它们使我想到燕子,想到春天。

我有盼望春天吗?有。

森林公园里,小松鼠在冬天安心吃着松果,每次看到它们在大树枝杈间欢快跳跃,我总是那么吃惊,佩服它们的敏捷。我在冬天安心读着永

远也读不完的书。这没有什么不好。

但我依然渴望着春天。春天在我心里是那样一种存在——想到它,就会想到无限延展起伏的草原,色彩缤纷的花园,挂满青色果实的果园。还有,青年时代的鲍勃·迪伦穿着阳光色夹克衫、大海蓝牛仔裤,他的女友苏西·罗图洛一身明媚的青草绿风衣,紧紧依偎在他的身侧,春风满面,脚步轻快地向我们走来。我记得冬天刚来时,温度初降的那会儿,我曾经担心在冬天不能坚持户外跑步。我希望自己可以跑一整个冬天。冬天快过去了,我一直都有跑步,我即将跑过一整个冬天。

冬天来了——冬天要走了。犹如两道门。推开一扇门,走过一段漫长的冬天旅途,抵达另一扇门,当脚步跨过那另一道门槛,冬天的门扉便会在身后悄然掩上。在一年又一年的冬天里,我早已熟悉万物凋零,也早已学会不为自然的衰落更迭忧伤。

冬天的景象,发生在冬天里的故事,还有冬天的心情,都会随冬天远去。穿过黑夜是黎明。穿过冬天,是春天的方向。

地理

明珠乌龙潭

□ 吴正芝

乌龙潭位于南京城西,紧傍群峦起伏、葱茏黛绿的清凉山脉,以其妩媚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众多的名胜古迹而著称于世。

相传东晋时,某年建康(今南京)大旱,田地龟裂,禾苗生烟,百姓心急如焚。其时恰逢善良的乌龙云游至此,它十分同情遭受暑旱折磨的下界苍生,便不顾玉帝禁令,擅自行云布雨,瞬间,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俄顷,雨过天晴,霞光万道,只见建康城西的峨嵋岭山麓,涌出一股清泉,直泻久涸的大塘。后来,善良的乌龙被玉帝打入天牢,终身囚禁。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舍身救民的乌龙,从此便将大塘改称为“乌龙潭”,并在峨嵋岭上立碑,将泉之出口处叫做“雷泉”。

乌龙潭广百余丈,长三华里,虽没有“依旧烟笼十里堤”的玄武湖的面积大,但她清秀俊逸,别具一格。所以,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墨客来此

寻幽觅胜,流连忘返,留下几多华章。有一首《乌龙潭竹枝词》专叙此潭的妙处:“一市潭边三里多,依家亭馆绿阴窝。三里灯火寂如许,犹有书声出薛萝……闲从有叟堂中过,饱饴清芬道味长。钓竿收起倚书林,春草滩边小阁凉。惊鹭鹭波万叠,浣衣带有菱荷香。”

据清《江宁风物志》载,昔日乌龙潭潭水清冽,潭中鱼儿戏水,岸边弱柳扶风,西岸皆楼台亭阁,每遇风和日丽,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布衣百姓,均喜来此戏水悠游,寻梦拾音。清道光年间,某年中秋之夜,著名学者魏源应邀与陶澍(先为江苏巡抚后任两江总督)泛舟于潭中,赏玩明月,感叹古今兴亡,不觉东方即白。话别时,陶澍余兴未尽地说:“乌龙美景,秀色可餐。”魏源亦深表赞同道:“公言极是,有此妙处,何必西湖。”故乌龙潭从此又有“小西湖”之称。清光绪年间,两江总督刘坤一留恋乌龙潭

的清静幽雅,曾在潭中建一别致水榭,曰“宛在亭”,又名“肥月亭”。刘总督常在是亭与江南诸名士饮酒赏月,吟诗作画,潭水映碧叠翠,风吹荷香四溢,个中情趣正如刘公曾经所云:“所谓仙乐,大抵如斯。”

现在游人来乌龙潭游览,若遇天气晴和,可沿着潭边幽静的小道,欣赏品种繁多的奇花异卉和爬满花墙的郁郁葱葱的蔓生植物,使人疑入画中。若遇细雨蒙蒙,更添游人兴趣。你瞧,那若隐若现、造型奇特的“锁龙桥”,龙身穿桥而过,龙头仰望苍天,形象逼真,不由使人想起传说中的乌龙。

如今,乌龙潭公园还设有茶座,建有妙香阁、盆景馆及全国唯一的龟鳖自然博物馆和镇潭神石等诸景点和参观场所。游人入园游览,不仅可观赏满园佳景,晶茗对弈,还能陶冶性情,开阔眼界。乌龙潭真不愧是金陵城西的一颗明珠。